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建炎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竝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

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三年夏四月禁內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違者處以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復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旣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

郎爲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爲一
月以久雨恆陰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
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
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
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
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
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
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
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
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

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
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
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
塞之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
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使令對臣下
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
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
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七月廣州
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
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

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

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蠶婦之貢絹三尺
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
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
十年則民之日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
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爲桂州節度使掌
書記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
六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
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
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
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

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
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
蕪而遊手末作之人眾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
本政不修之故當世論者皆韙其言

紹興元年九月知潮州汪藻上言本朝實錄自艱難
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
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真本朝廷已收而
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
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
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檇杌魯謂之春

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

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成之事乃一代典章殘闕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至遐狩今若無書記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細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設施豪傑之謀謨政事之興廢人材之進

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
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
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
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耶不條
其宿奸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
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
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
其事詳於隱桓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
失守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
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

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事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赤顛倒則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得預聞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考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中史官不廢伏望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繕

先見錄卷之五
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採擇帝從之卽以命藻後因
綦崇禮言專以其事付史官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常同還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
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
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
死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
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
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
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
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君子

小人皆有黨而所以爲黨則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
小人之黨挾私害公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
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
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
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
此緣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
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
人所惑

四年夏四月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
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

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
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
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沖直
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沖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
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
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
情狀益著旣又除常同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
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
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
宗自能言之止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

謗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
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
於實錄卷末 十一月以金齊兵退詔前宰執議攻
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
爲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安而以中
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
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當遂用兵
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
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
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